裁军谈判会议

Chinese

第一四九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9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 5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罗伯特·伍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GE.19-22602 (C) 170220 140420

1922602

请回收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午好，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一四九九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美国负责国际安全和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先生将就为核裁军创造环境问题向裁谈会致辞。巴西、荷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裁谈会大使同意在实质性讨论时发表意见。这些发言者将作发言，随后会议将就今天的议题举行公开讨论。

在关于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公开讨论之后，我将暂停会议，以便福特助理国务卿离开理事厅，我们尊敬的巴西、荷兰和联合王国同事将回到各自的席位。然后，我将重新召开会议，听取今天指定专题之外的任何其他意见。

在这番解释之后，我现在想暂停会议，欢迎福特博士。我也想邀请我们尊敬的同事们在讲台上就座。

会议短时间暂停。

主席(以英语发言)：尊敬的同事们，我谨欢迎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和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博士。先生，请发言。

福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各位阁下，很高兴今天能够对你们讲话。正如你们许多人无疑已经知道的那样，美国目前正在为一项开创性的新倡议制定实施计划，该倡议旨在使各国进行建设性对话，探讨可能改善全球安全环境的方法，以便使这种环境更有利于朝着核裁军取得进一步进展——事实上，最终实现核裁军。

这项倡议是一项新的倡议，就削减我们自己的核武库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而言，它既代表着概念上的突破，也代表着在这一基础上再接再厉的努力——例如，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不应忘记的是，这一非常显著的削减已经使我们将自己降低到冷战高峰时期的大约 12%。也就是说，减少了 88%。从中学到真知灼见是很重要的，这一基本的见解激发了我们自己的积极性，即核武库的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削减并没有结束冷战紧张局势，而是这些紧张局势缓和的结果。

诚然，在某些方面，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理解。事实上，半个多世纪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文本本身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各位会记得，该条约的序言呼吁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国家间的信任，“以促进”裁军。但是，我认为，在冷战后的早期，一些人可能已经忘记了这种关于安全条件的中心地位的见解，在那段时期内，超级核大国仅仅凭借当时已经出现的紧张局势的缓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幸能够采取大踏步的裁军措施。

现在，我们心中坚定地怀着这一相当明显但却十分重要的理解，我们所有人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想象裁军事业在一个普遍安全条件不断恶化而不是改善的世界中继续前进。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题为“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新倡议旨在通过启动“创造环境”工作组进程，帮助国际社会找到前进的道路。在它的主持下，参与国将首先共同努力，确定在最终裁军的道路上需要克服的一些关键问题或挑战，然后探索这些问题的可能答案。

当然，我们并不期盼这将是一种神奇的灵丹妙药，因为在裁军的道路上必须应对的现代世界的安全挑战肯定很多，令人生畏。但我们坚信，努力找到前进的道路是重要的，我们相信，无论存在什么样的道路，都必须首先通过应对那些驱动获取核武器和保留核武器的安全挑战来实现。我们还相信，这是一个所有国家都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正如《条约》第六条明确要求的那样，例如，《条约》所有缔约国真诚地就有效的裁军措施进行谈判，而不是只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国家亚类。事实上，随着全球消除核武器明确成为最终目标，我们很清楚，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也必须包括《条约》非缔约国。

各位中的许多人可能已经知道这一点，但我确实认为在裁军谈判会议上重复这些基本要点是有益的——不幸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在制定新的裁军倡议的努力中在许多方面受到阻碍，恰恰是因为持续的区域和全球紧张局势继续驱使某些成员阻碍进展，因为他们担心在当前的安全条件下，这种协议会违背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我认为，在日内瓦这里重复这些要点也很重要，因为最近的事件，例如由于俄罗斯发展和部署越来越多的《中程核力量条约》所禁止的导弹武库，威胁到西欧和东亚国家，导致该条约即将崩溃，这突出表明，如果不解决全球安全环境中一些非常成问题的趋势，确实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想象核裁军的未来。

现在看来很明显，传统的裁军办法已经不能满足当今世界的迫切需要，一些新的办法也不能满足这些需要，这些新办法产生于一些国家对至今尚未实现更多的裁军感到的失望。传统办法，至少是我们有幸能够在冷战后早期使用的那种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动力，这既是因为冷战紧张局势结束后变得不必要的许多武器已经被拆除，也是因为全球安全环境的状况今天正在恶化而不是改善。

我们认为，《禁止核武器条约》本身的新努力，无论人们多么渴望该条约所设想的目标，也没有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办法。部分原因是，该《条约》的结构本身假定，在没有首先缓解有助于推动核武器选择的潜在安全环境问题的情况下，就可以宣布放弃核武器。但这也是因为该《条约》的许多宣传话语都围绕着丑化和妖魔化依赖威慑的国家的安全选择——而恰恰是这些国家的合作，对于真正的裁军努力取得成果才至关重要。

现在，请不要误解我。自美国官员 70 多年前首次向联合国提出巴鲁克计划的大胆裁军倡议以来，裁军仍然似乎如此遥远，对于一些人因此而表达的挫折感，我们完全理解。

但正因为这些问题如此重要，我们认为，应该以深思熟虑和有利于对话的精神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要履行《核不扩散条约》序言中的告诫，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国家间的信任，以促进裁军，就必须进行这种对话。正是为了启动这种对话，我们提出了“为核裁军创造环境”进程，我们非常希望善意的国家将与我们一道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再造一个核武器国家认为推进核裁军符合其共同利益的安全环境，需要所有国家的政治意愿和一致努力。坦率地说，我认为，如果没有广泛各方真诚和建设性的参与，就不可能有前进的道路。

因此，作为对我们宣布“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的回应，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不少国家已经表示有兴趣加入这一努力，这令人欣慰。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荷兰同事已经准备好组织一次学术研讨会——将在数星期内举行——专门旨在为这一努力提供深思熟虑的见解和设想。随着全球裁军讨论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并侧重于改善有问题的国际安全条件所面对的挑战，我希望这些初步步骤将有助于在某种“良性循环”中促进进一步的步骤，如果各位愿意，或许甚至能在“创造环境”工作组进程的具体讨论之外，发展一个深思熟虑和建设性的、互为补充和相辅相成的各种倡议的新生态系统——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这些倡议的成果，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阻碍未来进步的安全问题。

尽管如此，我知道某些方面或多或少是以警惕的眼光看待我方倡议的。但我确实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认为它适合参与，尤其是因为对一个核武器国家提出的任何裁军倡议都极为怀疑的一些国家，可能在我们设想和希望实现的建设性对话中就某些方面提供的东西最多。

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从备受看好的核裁军核查国际伙伴关系中吸取一些教训，这当然是一个自愿的、工作组式的进程，目前正处于其持续努力的第二阶段，以探索如何能够根据未来可能达成的一些裁军协议来核查核武器的裁军。该伙伴关系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源于它能够将与核武器有着非常不同关系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核查问题，以相互启迪。

例如，该伙伴关系一直在帮助核武器国家更好地理解有意义的核查实际上可能达到的程度；一直在帮助消除无核武器国家对核查有多困难的误解，也一直在帮助所有有关方面了解在不散布核扩散敏感知识的条件下，这种核查实际上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程，但是这种建设性的课程学习从广泛的参与中受益匪浅。例如，仅在自己之间开展工作的核武器国家可能能够利用其独特的知识来设计非常好的核查裁军的方法，但无核武器国家也必须能够信任核查结果，伙伴关系的协作探索进程有助于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我们对于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和相关工作组的设想是一个大致类似的参与者范围，在最初的全体会议上聚集一堂，制定一个建设性的议程，然后在一系列工作组中开会，试图解决他们确定为该议程一部分的挑战。正如前述伙伴关系受益于来自不同问题领域的各种参与者——核武器国家、无核武器国家、核联盟国家、非联盟国家等等——一样，我们也希望看到每一个“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小组包括适合每个问题的地理上和政治上不同的一批参与者。当然，所有的参与都是完全自愿的，但是鉴于你们自己的政府会评估你们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作出贡献，我们将高兴地看到来自世界所有相关政治派别的参与者：武器国家、无武器国家、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核联盟国家、77 国集团国家、《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非《条约》缔约国等等。你可以说，入场费最多不过是对这种对话的真诚承诺。

这就是我们对这一进程的展望，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我们思想的成熟和更多国家的参与，我们能够就此发表更多意见。我们鼓励广泛参与，因为这将增加这一进程的价值，使国际社会能够通过这一途径，开始探索克服我们面前挑战的可能方式，这样才能找到通往《条约》序言和第六条所设想的世界的道路。

对于各位当中已经站出来参与这一崇高实验的人，我们向你们表示感谢。对于那些考虑这样做的人，我们鼓励你们将这种兴趣公之于众。我非常期待在今后的岁月里，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与你们大家一起工作。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对各位发言。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福特博士的发言。我现在请巴西大使发言。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美国代表担任的主席允许我今天在这个会议厅发言，我要感谢助理国务卿福特也允许我就他向这个会议厅介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发表我的评论。

首先，我要指出，安锡务虚会是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为筹备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 2019 年届会每年组织一次的务虚会，在今年的务虚会上，我有机会讨论了在核裁军方面是否有任何共同点的问题。

我在安锡的简短回答——无论我是在安锡还是在这里的裁军谈判会议上，我都试图给出同样的回答——是捍卫《核不扩散条约》，其完整性和对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中心地位应该是共同的立场。尊重《条约》规定的义务和商定的承诺也应该是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我注意到，不断恶化的国际安全环境似乎影响到最终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条约》的公信力。日益恶化的环境已经成为所有人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事实上，这种负面看法本身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性。

因此，面对事实、面对现实世界并做出相应回应，可以为我们在 2020 年审议大会之前和之后重申我们在《条约》下的誓言提供一条途径。

当前紧张局势如此严重，启动关于核裁军、不扩散与和平利用的有意义的结构化对话似乎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十分紧迫。由于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未能前往安锡，当我讨论美国提出的“为核裁军创造环境”设想，并考虑如何以一种包容的、渐进的、在我看来最好是多边的形式来发展这一设想的具体结构时，他并不在场，令人遗憾。

用从美国自己编写的筹备委员会工作文件中摘录的话说，我同意认为，拟议的对话可以通过促成“在减少全世界核武器的作用和数量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和“防止敌对大国之间的全面军备竞赛”来改善国际安全环境。在认真考虑“为核裁军创造环境”时，我推测，推进这项工作可能是当前条约审议周期的一个相关成果。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构建这个倡议。我在安锡设想，我们可以考虑一个进程，让一个政府专家组(并不因为我是一个专家组的主席)来组织和制定这一广泛对话的具体框架，超越《条约》本身的范围——因为我们不想受到《条约》的结构和程序的限制，也因为我们想让非《条约》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拥有国参加进来。

或者，我们可以按照更具包容性的大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思路思考。当然，这两种选择都将提供一个联合国框架，这是我所表达的一种偏好，与福特先生今天所建议或暗示的有所不同。人们可以认为，“为核裁军创造环境”是按照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但由参与成员自己集体讨论、制定和拥有的方针，实现新的裁军议程的途径。

无论如何，对话的可能框架需要就地点、内容、方法、作用和参与进行认真谈判。重要的是，正如福特助理国务卿本人所强调的那样，它应该让核武器国家、无核武器国家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与进来。目标可以是共同评估当今世界的核战略稳定和风险，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哪些相关的后续步骤来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我们可以商定审查仍然悬而未决的关键承诺并就此采取行动，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生效、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推进核裁军核查、讨论减少核武器风险、建立更多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取得进展等。这些事项有很多不仅关系到《核不扩散条约》，而且也是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调和在《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载的核裁军基本义务、现有军备控制协定的解体和《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出现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同时加深我们对使用或引爆核武器的不可接受的人道主义后果的理解和认识。我接受“为核裁军创造环境”支持者的话，对话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对所述目标的真诚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西大使的发言，现在请荷兰大使发言。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福特助理国务卿的出席和发言，希望这将启动关于这一重要议题的互动辩论。

纵观当今的国际安全环境，有充分的理由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正如我国部长西格丽德·卡格在今年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这些困难时期需要额外的努力，我们大家努力维护我们的国际准则，这些准则有助于在裁军以及国际安全方面取得持久成果”。《核不扩散条约》确立的准则是明确的。但是，对于如何实现我们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共同目标，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荷兰认为，只有通过公开和坦率的讨论，我们才能弥合分歧，找到共同的前进道路。毕竟，核裁军是一个需要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参与的进程。

所以，发起名为“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对话应被视为所有国家做出贡献的一次机会。我欢迎福特助理国务卿在他的讲话中邀请相关问题领域的参与者——核武器国家、无核武器国家、核联盟国家和非联盟国家。

荷兰继续倡导以渐进方式推进裁军的方法，致力于核查、减少核风险和开始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等具体问题，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球零核”。

正如福特助理国务卿所概述的那样，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的进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帮助国际社会找到前进的道路，是一种旨在使各国聚集在一起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尝试。这种对话有助于重建信任，甚至寻求新的缓和途径。福特博士提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序言，其中呼吁缓和紧张局势和加强信任，以促进裁军，在此这值得一提。这是 50 年前冷战时期的一个概念，在今天如此具有挑战性和对抗性的安全环境中，看来是适用的。

我从他的发言中了解到，对于“为核裁军创造环境”，不同国家，包括未加入《条约》的国家，都可以提出想法和建议。这个过程将通过设立一个名为“创造环境”的工作组来启动。对我来说，来自一个主要核大国的这一倡议有可能成为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前进道路。对于当前所有的挑战来说，这的确不是一个神奇的解决办法，而是一种振兴建设性对话的尝试，以便打破目前的僵局，从而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如果要响应这一呼吁，就不应设置新障

碍或为这一进程设置新条件。“创造环境”工作组的倡议和工作是对这一进程的补充，丝毫不应减弱缔约国的第六条义务。我们认为，只有这样，这一有希望的倡议才能为我们实现“全球零核”的共同努力做出实质性贡献。

本着进行广泛和包容性对话的精神，荷兰将于 4 月 15 日在日内瓦此间组织一次核裁军座谈会，福特博士已经提到了这一点。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座谈会——稍后会提供一些关于座谈会的信息。

如福特博士所述，“为核裁军创造环境”进程是一种对话，从这个前提出发，荷兰于今年 2 月提出收集摘要，以期汇总关于核裁军的不同想法和观点。这样，座谈会遵循自下而上的方法，对任何想法开放，由荷兰担任对话的协调者。我们得到了良好的回应，包括来自《条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高质量学术摘要。

基于这些摘要，我们邀请了 10 位演讲者，分成三个小组。这些小组将讨论广泛的议题，从核裁军的机构和集体行动到核武器背后的国家考量以及整个裁军进程中的安全与稳定。我们希望，这些小组将不仅提供思考的食粮，还将引发学术界和外交官之间的互动对话，并为有关可能的体制安排和实现核裁军的实际步骤的工作整体做出贡献。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次座谈会能够在这一最重要的议题上激发一种雄心勃勃但务实可行的心态。我们希望看到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同事参加座谈会。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回答任何进一步的问题。就我的理解而言，我们非常感谢助理国务卿福特也将参加座谈会。

主席先生，允许我到此为止，并最后说一句，我期待着裁谈会内外的互动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荷兰大使的发言，现在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发言。

利德勒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谢谢你，主席先生。首先，同前面两位发言者一样，我要感谢你今天主动发起这次讨论，特别是感谢福特助理国务卿今天下午向我们介绍情况。

联合王国认为“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倡议是对实现我们的核裁军共同目标，特别是对 202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周期的重要贡献。

关于安全与裁军之间联系的程度甚至是否存在联系的辩论是我们都熟悉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在 1956 年谈到：

> 在改善国际气氛和裁军之间的穿梭往来。一方面……除非国际局势进一步改善，否则裁军不可能以高效和切实的方式实现。另一方面，我认为，任何一项政策举措都不会比就裁军方向上哪怕是最微小的一步达成协议更有助于改善国际气氛。

从《2015 年战略防御和安全述评》中应能清楚看出联合王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其中指出：

> 只要全球安全局势需要，联合王国的独立核威慑对我们今天的安全仍然至关重要。……

> 其他国家继续拥有核武库，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一些国家有可能利用其核能力威胁我们，试图在危机中限制我们的决策，或支持核恐怖主义。国际安全环境最近的变化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战略防御和安全述评》还称：“我们将继续在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和信心，并采取切实步骤，建设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世界，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感到能够放弃核武器。”我们认为“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是对这一目标的可喜贡献。

我个人的希望是，“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可以成为以新的方式看待安全和裁军问题的一种途径。在这里和其他论坛上，我们日常讨论的大部分集中在通往无核武器世界的道路上的下一步。我们大多数人都清楚我们认为它们是什么：例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生效，或开始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或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区。我们大多数人也知道阻碍采取这些步骤的障碍。我们已经有很多机会来争论所有这些。我不认为“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的价值在于重复熟悉的论点。相反，我希望它能帮助我们找到新的方法。我们有没有看待这些熟悉问题的新角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之前确定的下一步在可预见的未来受阻，还有其他我们尚未考虑的步骤吗？无论是在总体安全环境中，还是在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方面，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做些事情来改善安全环境，从而建立信任、减少猜疑、缓解紧张局势并为恢复当前应当采取的步骤扫清障碍？例如，对核武器国家的理论和姿态进行公开讨论，可以让盟国和对手放心，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仍然很高，并让他们深入了解彼此的威胁认知和他们的理论和姿态所引以为据的其他考虑。

特别是，我希望该倡议能够成为一个通过望远镜的另一端来看待裁军问题的机会。我们都在谈论我们的共同目标，即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但我们不太倾向于谈论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和我们因此可能不得不回过头来做些什么，努力实现它。举例来说，我提出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倡议着手解决的四个问题。

首先：如果核武器现在对安全至关重要，那么在放弃核武器的世界里，什么能保证安全呢？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将如何不同于核武器发明出来以前几十年持续存在的世界，当时几乎完全用常规武器进行的世界大战夺去了全球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够就维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需的军事和安全环境达成共识，同时各国的安全不受减损，最好是得到加强，我们就可以开始规划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补充步骤，同时削减和消除核武器。

第二：一旦核武器被所有人放弃，我们如何确保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不能重新获得核武器？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们会怎么回应？虽然核武器是可以消除的，但它们背后的科学不是学不会的，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也是不会被忘记的。拥有这种知识和一系列能力可能会导致各国将自己定位为虚拟的核拥有国，这将严重破坏稳定，并导致对核武器回归的持续关切。以《附加议定书》作为顶峰的现行安全保障制度是否足以保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将保持现状？我们需要找到管理核燃料循环的新方法吗？如何在不影响和平利用核技术的重大利益的情况下，以不歧视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核裁军核查工作已经开始，包括通过福特博士提到的国际核裁军核查伙伴关系——这是对核裁军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思考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和结构来管理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第三：向后看，我们将如何准备采取消除核武器的最后一步？有人认为，核裁军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以低数量保持稳定和安全，以及如何迅速从低数量变为零。考虑到累积的边际收益，扩散风险到那一阶段可能比目前的水平更高，核查和保障将相应地更加重要。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在更好地理解我们试图创造的无核武器世界的基础上，我们今天可以采取哪些建立信任和降低风险的步骤来开始实现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作为核裁军的先决条件来回答。它们是困难的，我们对它们的答案会不可避免地随着我们的前进而演变。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彻底消除核武器，我们就不能回避它们。讨论本身就是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一部分。同样应该清楚的是，所有国家，不仅仅是核武器国家，都有责任帮助回答这些问题。

主席先生，联合王国欢迎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并期待着为此作出贡献。这是一个就这些棘手问题进行建设性合作讨论的真正机会。目前没有其他论坛可以进行讨论，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提议的“创造环境”工作组将是对裁军前景的宝贵补充。我希望裁军谈判会议今天的讨论能够对建立该机构作出建设性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任何希望就为核裁军创造环境问题发言的代表团发言。我将转到发言者名单上。我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巴基斯坦代表。

贾敦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全力支持与合作。

我们感谢美国负责国际安全和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博士的开幕词，他介绍了为核裁军创造环境概念和这一概念背后的思维。我们也感谢其他发言者，联合王国、荷兰和巴西的大使，感谢他们深思熟虑的发言。

主席先生，巴基斯坦可以谈谈美国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做法，因为我们一贯认为，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的进展不能脱离迫使各国诉诸核威慑进行自卫的安全挑战和关切。因此，就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和阻碍这一目标的根本问题进行对话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同意，对于任何军备控制和裁军的认真努力来说，分析全球和区域一级的实际安全状况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决定主要利益攸关方安全前景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解决冲突，应该是关于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冲突的存在不是因为核武器。虽然可能有例外情况，即一个国家追求核武器主要是出于对地位和实力的考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是在存在安全威胁、持久冲突、竞争和不信任之后，被迫依赖核威慑的。

我们坚信，必须确保在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场的情况下就这一主题进行对话，因为各国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安全关切是相互关联的。此外，以下方面必须成为任何关于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讨论的组成部分：

1. 安全顾虑和威胁认知——涵盖传统军事威胁，包括核威胁、非核威胁和非军事威胁；

2. 努力解决冲突和解决长期争端；

3. 潜在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巴基斯坦认为，建立信任措施和透明度措施应该有助于各国之间建立信任，以便它们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解决冲突。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可以从小步骤开始，逐步走向就克制、避免军备竞赛和军备限制达成更具体的协议；

4. 战略和常规领域的区域不对称和不稳定的军备集结；

5. 进攻性和防御性安全理论的性质及其在战略稳定中的作用；

6. 区域外参与者的作用、其地缘政治目标以及对全球和区域战略稳定的影响；

7. 在适用不扩散标准和获得双重用途技术方面的歧视性做法。

主席先生，巴基斯坦认为，助理国务卿刚才概述的美国关于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提议是所有利益攸关方建设性地共同努力解决阻碍军备控制和裁军取得有意义进展的根本问题的机会。我们认为这不是裁军进展的先决条件或必要条件，而是这一进程不可避免的重要部分。

巴基斯坦仍然致力于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我们准备为此加入在裁谈会内的谈判。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在采取裁军措施时，应铭记每个国家的安全权利，在裁军进程的每个阶段，目标都是以尽可能低的军备和军事力量水平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

巴基斯坦认为，核裁军只能通过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的基于共识的进程，作为一项合作和普遍商定的承诺来实现，从而为所有国家带来平等和不受减损(如果不是增强的话)的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各位同事，俄罗斯代表团欢迎美利坚合众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来到裁军谈判会议。福特先生是美国担任主席期间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在本会议发言的第二位代表。我们认为这是希望的象征，表明华盛顿认真对待军备控制问题。令人鼓舞的是，与波夫莱特女士不同，今天的发言者保持了务实的语调，旨在克服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分歧。我们相信，鉴于福特先生多年的外交经验和对裁军进程的深入了解，他有能力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贡献。

一个例子是美国倡议发起一个新的公私伙伴关系项目，最初称为“为核裁军创造条件”。如果我们对福特先生的话理解正确，这个建议是组织一系列 1.5 轨道对话，将核领域的少数关键角色聚集在一起，包括政府代表和独立专家。

尊敬的同事们，你们中参加过大会第一委员会工作和 2017 年至 202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周期活动的人应该清楚俄罗斯的立场。俄罗斯代表团，至少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生效后，一再指出，在转向新的和低得多的进攻性战略武器之后，与美国在双边基础上进一步削减的可能性将会枯竭。在这方面，我们主张将其余的核武器国家和拥有军事核能力的国家逐步纳入俄罗斯和美国的裁军努力。这主要是一个开始核裁军多边对话的问题。

原则上，虽然这种方法是笼统的，但它与美国的倡议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后一个倡议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谁将决定参与者的范围？将使用什么标准来选择它们？如何拟定议程、工作计划和发言名单？谁将决定议题的优先顺序及其审议顺序？结论和建议将如何商定，它们将具有何种地位？等等。福特先生在发言中给出了几个答案，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

当然，对于我们就英国提出的本会议决定草案所表达的想法，不应出现任何此类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在此，我将简要回顾他们的主要观点，即在裁谈会的一个单一附属机构内合并裁谈会议程上的三个与核有关的项目。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这将使我们能够全面看待核裁军问题的所有方面，并考虑到影响战略稳定和全球安全的所有因素。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先生在 3 月 20 日的裁谈会会议上阐述了我们的政策方针，并评估了军备控制的总体局势，包括围绕《中程核力量条约》的危机。

我个人将补充以下内容：最后关于各种因素的部分反映了朝着无核世界取得进展的基本原则之一，顺便提一下，这体现在 2010 年审议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的行动计划中。总的来说，俄罗斯的想法符合该计划行动 6 的精神(即使有文字上的出入)。更不用说我们提出的纲要基本上重复了英国 2016 年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计划的提案，得到了大多数代表团的支持。

我们认为，在国际军备控制架构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按照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启动核裁军多边对话尤其重要。我想强调，裁军谈判会议不是随意选择的。由于其地位、任务和成员组成(包括了所有关键角色)，对于寻求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来说，日内瓦裁谈会即使不是唯一论坛，也是最佳论坛。

然而，我们邀请就国际安全中最关键的问题进行实质性和专业性的讨论，但没有得到裁谈会与会者的充分回应。在座的大多数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只讨论核裁军的某些方面，单独地和孤立地讨论总体战略背景和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这就是今天所有发言的人一直在谈论的问题。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我们致力于以各代表团商定的形式就裁谈会所有议程项目进行认真对话。我们强调，我们决心与美国主席、2019 年届会的六位主席以及所有代表团进行建设性合作，以便使裁谈会回到实质性谈判的轨道上来。

最后，我想补充几点：首先，尊敬的同事们，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裁谈会是根据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决定设立的。我们为什么要做无谓的重复？裁谈会具备一切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可以在商定、平衡和全面的工作计划或双方都能接受的决定的基础上开始工作，包括核裁军议题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法国大使发言。

黄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谢谢你，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欢迎克里斯托弗·福特今天出席裁军谈判会议。我感谢美国主席给我机会提出一个对我国非常重要的议题。这一议题是不断变化的战略和安全背景与裁军问题之间的联系。面对新的全球挑战，世界需要有效的多边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继续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投资于一个实力关系受法律制约的愿景。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维护控制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现有文书。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我们战略环境的变化。去年年初，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介绍了《国防和国家安全战略审查》。《审查》描绘了一个极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多极环境，其特点是恐怖主义威胁持续居高不下、危机同时发生、已有和新兴大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自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多边框架的削弱和技术突破的加速。这些发展影响到武装部队在所有环境中的能力，包括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网络空间本身已成为一个潜在的对抗领域，外层空间也正在变成这样一个领域。在这方面，由我们的巴西同事领导的政府专家组的工作很有助益。近年来，我们看到在叙利亚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被淡化了。同样，生物风险继续增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扩散危机和一些区域大国的核扩散愿望，使我们面临着真正的军事核多极的出现。

《战略审查》中所描述的分析承认了各种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和我们新的战略环境的复杂性。在这里，我想说，这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口。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倡议，福特先生，是及时的，是值得欢迎的，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确实有取得进展的潜力。我们确实必须做好准备，以负责任、现实和坚定的方式，但也要以多边和协商一致的方式，迎接我们面前的许多挑战。对于简单的裁军方法来说，忽视当代军事现实以及技术突破、能力发展和新威胁的方法不会产生任何具体进展。更糟糕的是，这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是危险的。

福特先生，你提到了《禁止核武器条约》。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我想补充说，正如你所知，对我们来说，这一文书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它是对《核不扩散条约》的威胁，因为它对该条约的精神和文字提出了质疑。在国际安全环境继续恶化、核现象强势回归之际，必须毫不含糊地重申《核不扩散条约》对国际安全的决定性意义。该文书仍然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这是防止核扩散风险的不可替代的防御手段。具体到核裁军，我们有一个仍然有效的路线图。美国和俄罗斯仍然拥有世界上 90%的核武器储存，必须继续努力减少核武器储存。这两个国家必须继续努力，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保留到 2021 年，并将其延期到 2026 年，现在就开始就一项替代条约进行谈判。该路线图还表明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优先事项。法国鼓励尚未签署和批准该文书的国家签署和批准该文书。

此外，如你所知，我们认为应该在裁谈会这里毫不拖延地开始谈判，在文件 CD/1299 和其中所载授权的基础上，缔结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你提到了核武器核查的工作。我们还认为，无论是在核裁军核查国际伙伴关系的框架内，还是在定于本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政府专家组的框架内，建立信任都很重要，应该继续下去。

最后，我要说，在核理论透明度、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危机沟通工具和保证措施的基础上，开展减少与核武器相关的战略风险的工作是可能的。此外，在我们即将召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和 2020 年审议大会之际，恰逢该条约生效五十周年，重申该条约的权威并回顾在该框架内取得的成就是我们的集体责任。我们希望 202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取得成功。

法国深信，只有在对我们的战略环境进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采取一种方法，才能帮助我们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同时考虑到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这种方法可以通过你的倡议来实现。我们必须使我们在裁军和军备控制方面的共同目标具有公信力，并在我们的社会中重新引入近年来一直缺乏的战略文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法国大使的发言。我想把讨论交给我们的小组成员，让他们作出回应，因为已经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评论、想法和问题，然后我将回到发言者名单上。福特博士，你想对其他发言做出回应吗？

福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十分感谢，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总的来说，听了各位在刚才几分钟所作的发言，我对这些问题得到思考的程度感到非常鼓舞，我认为这是一个希望的迹象，表明假如，或者说一旦我们能够把伙伴国家聚集在一起，不断进行这种讨论，以努力解决我们在实现核裁军最终目标的道路上面临的许多挑战的一个特定方面，我们就能取得成就。既然这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迹象，我认为这显然也就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关于我的俄罗斯同事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承认，鉴于俄罗斯决定退出核裁军核查国际伙伴关系，我原以为讨论会多一些批评。既然如此，我本来准备和我上周的同事一样指出，我们作为目标努力想让国际社会越过的一些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俄罗斯行为的产物。但我很高兴这些问题被提出的严肃性——我期待着继续与我们的俄罗斯同事进行讨论。

就目前而言，我只想说——尽管我确实希望在未来几周内能够更详细地谈一谈我们如何设想“为核裁军创造环境”概念的可操作性——就谁是参与者而言，没有人能够或应该被迫参与其中。我们认为这完全是自愿的。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如果你愿意的话，入场券的代价只是致力于真诚和善意的对话，努力寻找有助于改善阻碍取得更多裁军进展的条件的前进道路，因此我希望这将是一个广泛的基础。

就其议程可能是什么而言，我认为，尽管俄罗斯和中国没有参与，但核裁军核查国际伙伴关系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方面所做的是召集与会国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决定需要什么议程。它不是外部参与者能够强加给他们的东西——它是将善意的专家聚集在一起，他们的使命是寻求在裁军核查挑战方面取得某种进展，他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确定哪些问题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然后，他们在这些初步讨论的基础上着手制定伙伴关系议程。

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模式，说明如何在“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下处理此事。我们当然会尝试从美国来到谈判桌前时，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思考应该回答什么样的正确问题，但这不是一个我们能够或应该向任何人指示这些结果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的建议会得到认真对待，就像我们会认真对待其他人的建议一样。希望通过议程制定的合作进程，该小组能够确定我们的俄罗斯同事提到的问题项目和优先事项。坦率地说，从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历史来看，《核不扩散条约》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如何能够建设性地思考共同利益，找到一条有利于人类巨大集体利益的道路，尽管在日常关系中可能存在特殊挑战。

该《条约》确实是在冷战时期谈判的，但莫斯科和华盛顿是这一进程大部分的主要起草者，尽管存在各式各样的其他问题，但他们一起做了非常好的工作。这也许是一个我们可以导入“为核裁军创造环境”进程的模式。我希望我们将共同参与的对话也将成为一个范例，说明如何在这种对话进程中建立共同利益，即使我们至少在开始时无法解决困扰我们的所有其他问题。我感谢你们所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建设性参与，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了我们对这个工作组进程的期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福特先生。请加布里埃尔赛大使发言。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谢谢你，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各位同事的建设性发言。我认为“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一个目标似乎已经实现——即开始建设性对话。正如我在发言中所说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因此这是对话的开始。我们希望，我们将在学者和本会议厅外其他参与者的参与下继续这一进程。我认为这是受欢迎的。

我还注意到，《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都发了言。这也是非常积极的。关于裁军谈判会议没有取得进展的问题，我很想对俄罗斯代表团作出回应，但让我们不要进行评价——只是说，我们都感到失望的是，我们未能在附属机构进行我们都在期待和希望的那种讨论。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得到了如此多的支持，拉夫罗夫部长也支持附属机构及其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要感谢促成这一开端的同事和主席。谢谢你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布里埃尔赛大使。我要指出，很遗憾，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现在不得不离开会场，现在他要去主持另一个重要的会议。利德勒大使，你要补充发言吗？

利德勒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总统先生。或许一句话就行了。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我对我们今天开始的这一讨论感到非常鼓舞。我认为，关于这方面的适当论坛问题，我希望“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并不是说它将取代裁军谈判会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取代它。裁谈会在讨论这些问题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忘记，裁谈会主要是一个谈判论坛，我们的工作是谈判将使我们进一步走向核裁军的文书和措施。因此，在我看来，以为在裁谈会中讨论这类更广泛的问题必然会取代谈判或关于重要步骤的技术工作，例如达成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或消极安全保证，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幸的，如果这是俄罗斯代表团的意思，那将是一种遗憾。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讨论，裁谈会在其中发挥作用很重要，但我认为，在其他地方开展讨论，让更多国家、专家、民间社会和其他不参与本会议厅内各代表团的人参与，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你，利德勒大使。现在我回到发言者名单上来。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

阿里阿巴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谢谢。首先，我只想强调裁军谈判会议的任务，以及为了谈判裁军而维护其结构的必要性，因为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

第二，我想重申，2000 年和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商定的 13 个实际步骤和 22 点核裁军行动计划大部分尚未得到执行。这些商定的措施继续有效，直到实现其目标。我们不是在政策真空当中。我们需要履行已经承担的义务。但是，我们深感关切的是，核裁军的目标尚未实现，《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尚未得到执行。根据第六条，核武器国家承诺就核裁军的有效措施真诚地进行谈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核武器国家不遵守第六条，没有就核裁军的有效措施进行谈判。核武器国家继续未能履行《条约》第六条规定的谈判有效核裁军措施的法律义务，造成了对《条约》履行核裁军承诺的能力的信任危机，并给《条约》带来巨大压力。

履行第六条义务是无条件的。因此，我再次强调，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澄清了第六条中核裁军义务的无条件性质，其中核武器国家同意，它们有明确的义务实现彻底消除其核武库，从而实现核裁军。我们对 2010 年审议大会通过的核裁军行动计划的执行缺乏进展感到关切。需要核武器国家采取紧急行动，执行 2000 年和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商定的核裁军步骤。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对领导实现核裁军的努力负有特殊责任，但我们正目睹这方面的明显倒退。

讨论能够防止使用核武器和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政策，是核武器国家承诺取得进展的其他步骤。这种讨论发生过吗？如果是，结果如何？停止所有核试验爆炸是一项有效的核裁军和不扩散措施。它有助于不扩散核武器和核裁军进程，走向彻底消除核武器。在这方面，2000 年审议大会确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国际核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核心要素。根据 2010 年行动计划的行动 10，所有核武器国家承诺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武器国家负有特殊责任，鼓励附件 2 国家加入《条约》，特别是那些尚未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并在没有适当保障监督的情况下继续运营核设施的国家。

如果不解决某些核武器国家维持在短时间内恢复试爆或通过计算机模拟和其他替代手段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操作能力的问题，《禁试条约》就不会有效实现终止先进新型核武器的发展和现有核武器质量不平衡的目标。现代化计划和核武器的积累对核裁军进程构成了危险的障碍。某些核武器国家正在从事大规模核武器现代化项目。他们还在为新的军事任务开发新型核武器。因此，以核威慑为主要目标并将此作为安全依靠的政策是当前的主要制约。所以，需要改变国家安全依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军事理论。

所以，我们不是在政策真空中。我们有第六条。我们在 2000 年制订并商定了一项行动计划，并在 2010 年再次强调了该计划。我们正在等待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和这方面的真正进展。可是正相反，我们正在目睹数十亿美元投资于核武器的现代化。非常清楚的是，即使在这些会议上，也还有人表现出对依靠核武器作为安全理论这种说法的依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中国大使发言。

李松先生(中国)(以中文发言)：谢谢，主席先生。今天裁谈会开幕以来，各方围绕国际安全环境、裁谈会作用、军控裁军与防扩散政策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你担任主席以来，引导各方就战略安全形势，以及今天的为核裁军创造环境这个题目交换意见，也引发了一些热烈的讨论。我愿意从以下几个角度分享中方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第一个是国际安全环境和一个国家在战略安全政策问题上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裁谈会相继谈判达成《化武公约》和《禁核试公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实现了无限期的延长。国际裁军军控防扩散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国际社会为最终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共同努力。所有这些进展的取得，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冷战思维不再成为大国制定和执行其战略安全和军控军备发展政策的根本遵循。随后二十几年，国际安全环境经历了复杂的演化，国际关系格局和各国战略安全政策也在经历深刻的变化。

放眼当今世界，我们看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上升，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到挑战，世界面临单边与多边、对抗与对话、封闭与开放的重要抉择。上述消极事态发展使国际社会无所适从，给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带来了更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究其根源，是冷战思维的回归。冷战思维重新成为主要大国审视国际安全环境、制定战略安全政策的依据和遵循。面对国际安全环境的新变化，一味指责抱怨无济于事，大家都应该扪心自问，本国的安全政策给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了哪些变化？本国的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对外政策，还将会给国际安全环境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主席先生，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反映，势必引发各方深入思考，也使各方更有必要围绕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进裁军、军控和防扩散目标进行坦诚和深入的讨论。中方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各国共同倡导多边主义，信守国际承诺，维护多边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越需要各国深化对话合作，在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基础上，推进各方在战略安全和军控领域达成新的国际共识；越需要我们展示足够的智慧和理性，积极倡导求同存异、加强合作的精神。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决心，中方积极致力于维护和加强裁谈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积极推动裁谈会今年继续成立附属机构，尽快开展实质性工作，反对政治化倾向干扰甚至破坏裁谈会正常的运作。我们积极推动五核国在维护战略稳定、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等方面保持深入沟通、加强协调合作。我们认真参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的筹备进程，致力于与各所有成员国共同努力，确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 50 年之际召开的这次重要会议取得成功。我们认为，各方在上述一系列领域存在不同看法和关切，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些都是正常的。只要大家始终坚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寻求合作，以维护和加强现有国际机制为共同目标，我们就能够防止分歧成为团结协作的障碍，避免联合国会员国在国际安全、军控、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分裂。中方认为，现有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这个改革不是要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应该与时俱进，加强完善现有的机制。

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议题，就是美方提出的为核裁军创造环境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想可能会成为今后一个时期联合国框架内的军控裁军机制，包括裁谈会在内的这样的机制，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内都会有一些热烈的讨论。我们也把美方的想法视为美方为推进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作出的贡献。我也认真听取了刚才同事围绕美方提出的设想发表的评论。我非常赞同刚才俄罗斯、法国以及伊朗作为不结盟成员国发表的一些看法。我们认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致力于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这样的努力，应该充分重视它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因为它是在过去数十年来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和核国家一道共同致力于推进核裁军的一个努力，必须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所以刚才有关同事的发言里提到了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进程中各方所作出的承诺，也提到了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器的国家，仍然在核裁军问题上负有特殊和优先的责任。也提到了现在根据裁谈会的议程，裁谈会各方也在继续致力于推动的与核裁军相关的诸多努力。我觉得所有这些，如果大家有真诚的推进核裁军的意愿的话，我们应该继续充分利用现有的机制，在包括裁谈会在内的论坛继续这些讨论。比如说，我们前一阶段积极致力于推动裁谈

会成立附属机构。如果我们的在核裁军议题下成立的附属机构在上周得以成立的话，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很多内容都会在那个附属机构的框架内继续深入我们的讨论。

总之，中方愿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的成员国，我们愿意和广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一道，始终铭记并继续认真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历届审议大会成果所作出的承诺。我们也愿与广大裁谈会成员国一道，充分利用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为推进今天我们共同致力于的各项目标而作出努力。谢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中国大使的发言。现在请澳大利亚大使发言。

曼斯菲尔德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我也感谢福特博士和我们的同事今天下午的发言。我认为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真的很有用——即使我们不能拉开窗帘，我们也可以引入一些新的想法。鼓励良好的讨论总是积极的，任何寻求建立信任和让我们交谈的举措，即使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小步，也是一件好事。

我也很想听听你对裁军谈判会议内部日益多样化的看法。我认为，由于你提出的建议是包容性的，任何人都可以举手加入，如果能确保地域多样性——你已经谈到了核武器国家、无核国家和核拥有国——以及更广泛的多样性，那就太好了。如果我可以提一下的话，从我坐的位置来看，它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全是男性的面板。包容，引入观点，肯定是件好事。显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僵化，这并不是说我们无视历史，也不是说裁谈会没有取得一些非常好的成就。但是我认为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并期待不同的结果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是一种带来一些新方法的方式，我将非常有兴趣听到福特博士将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进一步的信息，关于我们可以把事情向前推进的一些实际方法。非常感谢你们所有人今天做出的巨大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澳大利亚大使的发言。现在让我把麦克风交给日本大使。

高见泽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也谢谢你，福特博士，作了关于“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报告。坦率地说，“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已经存在了将近一年，所以我想听到一个具体得多的建议。话虽如此，我认为各国提供创造性的投入或以能够创造一个更丰富、更具包容性和更有重点的议程的、不同于包括裁军谈判会议在内的其他裁军机制的方式开展工作确实很重要。

裁谈会的意义可能是广泛界定和重点突出的议程。我们还可以利用学者、政府官员和学术界的创造性投入以及联合国裁军机制的专门知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努力——问题是这项事业或倡议能否持续到 2020 年或更久。这是第一点。我很想支持这个想法，但我想提出几点。你已经谈到了它们，但我想重申它们的重要性。

第一个是你刚才谈到的：实施计划。实施非常重要。“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应该带来一些具体的东西，落实对核裁军作出有意义贡献的东西。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工作组互动性质的重要性。我理解，我们真的不知道核武器国家削减核武器库存有多难，也不知道如何确保核武器的安全和安保，以及如何保持核态势，保持适当的威慑。但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它具有互动性质，或者涉及信息共享或讨论，认真对待问题，以回应我们的关切或无知。这种环境可以成为提高对核态势和核理论等的理解水平的良好工具，因此我真的希望工作组的讨论具有互动性。

最后，还有一点涉及时间表和分阶段方法。我认为拟定一份优先事项清单是很重要的。强调哪些议题应该优先是一个困难的因素，但我希望时间表足够明确，让参与者积极参与。开展外联活动或与无法参加工作组讨论的人分享信息非常重要。

就核裁军核查国际伙伴关系而言，我看到从一开始到目前的状况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这种分阶段或包容的方法应该保留或添加到该倡议中。我确实很想积极参与这项活动，使我们在未来的几年里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关于裁谈会，我认为，如果美国愿意在裁谈会或其他论坛分享通过为“核裁军创造环境”或“创造环境”工作组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福特博士介绍的原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裁谈会可以利用也可以不利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核裁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谢谢你，总统先生和福特博士。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日本大使的发言。在继续按发言者名单发言之前，我想请我们的小组成员发言，他们将回答提出的一些问题。

福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感谢各位的发言。关于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完全同意，在“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过程中尽可能保持互动是非常重要的。我当然很期待。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是一种探索事物的非常好和非常有成效的方式，就像我们今天正在实验的一样。顺便说一句，我要感谢这个重要会议的主席，感谢他创造性地组织并使今天在这里更具互动性的形式成为可能，对此我非常感谢。

我也同意，从“创造环境”工作组进程向那些碰巧不在进程当中或可能仍在决定是否参与或出于某种原因选择不参与的人进行宣传——让他们知道在该进程中涌现出了哪些想法——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完全同意，重要的是“为核裁军创造环境”这一进程应该是可持续的，不仅仅是到 2020 年，当然是更久以后。它将受益于独立的存在。出于若干原因，不应将它仅仅视为一个与《核不扩散条约》相关的机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我们要就世界上核武器的未来进行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对话，它就需要包括非《条约》缔约国的参与。我们可能非常同意这方面的评论。

最广泛地说，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对今天这里讨论的基调感到非常鼓舞。我本以为对创造力和谈论裁军会有更多的过敏反应，现在很高兴看到这种过敏反应比我想象的要少。我也很高兴听到我们的中国同事对裁军谈判会议在 1990 年代所取得的成就的评价，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我曾指出，冷战结束以来的军备削减源于根本安全条件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源于冷战结束后

缓和紧张局势和加强信任带来的巨大战略意外收获。这是一件需要牢记的重要事情，如果你愿意，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启发点，因为我们在思考如何开展对话和讨论，帮助使世界成为一个有可能取得更多这种进展的地方。

在这方面，我最后被提醒，我没有回答我的俄罗斯同事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即工作组将提出的建议的地位，这是我的失职。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事先规定。我们必须看看参与者们自己认为对于他们将要决定的事应该做什么。但我确实想指出，我认为这一进程，例如，无论是否涉及协商一致的建议，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部分是为了形成一些想法，然后将这些想法纳入其他论坛和此间裁谈会的讨论，或者可能纳入《核不扩散条约》审查进程。

正如我们的英国同事提到的那样，我们在“创造环境”工作组中设想的这种对话的机会，是各国集思广益、汇集专家和非传统利益攸关方的机会，以便就这些问题提出更具创造性的想法。这本身可以成为其他论坛和讨论的投入，以丰富这些活动，并使其更有成效。这是一种非常可行的思考方式，我认为荷兰研讨会将展示这样做的方式，因为它本身将聚集学术参与者来思考一些非常棘手和令人振奋的知识挑战，以便将他们可能有的任何见解输入到“为核裁军创造环境”过程本身以及这些更广泛的讨论中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模式，说明所有这些事情如何能够协同工作，相互加强，并使整个进程成为我希望我们最终会感到非常自豪的过程之一。谢谢各位。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你，福特博士。加布里埃尔赛大使，请发言。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并再次感谢各位同事的发言。关于《核不扩散条约》的审议周期，其意图不是将“为核裁军创造环境”进程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或类似的东西。我认为，进行这种建设性对话是一种补充，它可以对条约审议周期产生积极影响。我完全同意中国同事提到的“寻求共同点和克服分歧的必要性”。他还提到了五个核武器国家之间对话的重要性，这有助于《条约》审议周期和这一进程两者。至于外延，我同意福特博士的看法。我希望你也能把这个座谈会看作是一种拓展形式──它是邀请本会议厅内外的许多行为者参与其中的一种方式。

关于附属机构，是的，我同意我们的中国同事的意见：我们未能在本会议厅的附属机构中继续对话，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可惜，过去事的就过去了，但这次对话是建设性的，确实很好。关于时间范围：没有时间范围，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这意味着很难提前制定时间界限。我也没有看到与2020 年或 2025 年《核不扩散条约》审查进程有直接联系。随着自下而上的方法被采用，我们必须看看它是如何发展的，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你，加布里埃尔赛大使。利德勒大使，你是否想要发言？

利德勒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谢谢你，主席先生。我同意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但我只想强调其中的两点。一个是关于包容性和多样性的观点：这必须是一个非常包容、透明的进程，引入各种不同的观点。与日本大使提出的观点相呼应的是，它不仅是一个讨论关于外部环境如何影响核裁军的更广泛想法的有意义论坛，而且还应该产生具体的建议和结果，然后确实可以回到裁军谈判会议或其他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工作，以取得成果。我希望，那时这就会是一个有助于促进整个裁军进程的思想工厂。

福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抱歉。我要在此利用一下互动性。我忘了说，“创造环境”工作组进程的参与广度和多样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里我想说的是，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非常有帮助──我只是猜测，有些参与者，如果是我请他们，而不是你们中的一员请他们，他们不太可能被拉进来参与，但我想象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非常有价值，而且会增加这个价值。所以，如果你们认为这是拼图中有价值的一部分，我鼓励你们成为请人参与进来的福音传道者，以确保我们获得多种的视角、立场和原籍国，或者其他可能的任何东西──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我请求并鼓励你们帮助确保这一进程的承诺得到落实，正如我们都希望的那样。

主席(*以英语发言*)：十分感谢。我现在将回到发言者名单上来。下一位发言者是墨西哥大使。

弗洛雷斯·列拉女士(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主席先生。这是我在你担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发言，因此请允许我祝贺你，并在你履行职责时向你提供墨西哥的合作。我们也感谢福特博士今天出席会议，并介绍这项旨在促进对话的倡议。我们也感谢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加布里埃尔赛大使和利德勒大使等发言者发表的意见，这无疑丰富了这次会议。墨西哥同意认为，在紧张局势加剧的环境中，对话和多边倡议是我们找到解决共同挑战的唯一选择，因此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倡议，正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相互理解，朝着共同目标前进。

我仅想提出两点，因为正如你所提到的，我们认为这一进程是一种额外的投入，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无关，但最终会取得进展。然而，裁谈会的任务当然是明确的，如前所述，讨论将在另一个论坛进行。因此，主席先生，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鼓励你继续努力，以便我们能够在起草裁军谈判会议今年的工作计划方面取得进展。

我的第二点基本上已经得到发言者的回答，那就是：这一进程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周期之间有什么关系？福特博士已经告诉我们这两者是分开的。显然，这两者是有联系的，但我要强调今后时期的重要性，因为 2020 年我们将审查《不扩散条约》的执行情况，而我们在第六条方面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认为，如果这一对话能够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那就是具体地影响相互之间的谅解，使我们能够重申《不扩散条约》，以及在这方面还包括第六条的有效性、重要性和核心作用。

所以，基本上，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学术讨论会，它将在荷兰的倡议下举行，因为这将是我们第一次公开讨论这一进程并提出倡议的空间。加布里埃尔大使告诉我们，将向学术界和广大受众发出邀请，已经选定一些议题供讨论。我想问：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一个国家如何提交对话倡议或想法？可能会有什么后续行动，如何将这些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倡议，使我们能够在《不扩散条约》审查进程的框架内取得进展？我们再次为这次讨论感谢你，我们希望在即将举行的座谈会框架内继续取得进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墨西哥大使的发言和她对主席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尊敬的同事们，我想你们非常清楚，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主张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与其任务相关的任何问题进行互动对话。因此，我欢迎福特助理国务卿支持这种对话的立场。在这方面，我有一点小小的意见，因为福特先生谈到了《中程核力量条约》。

我们关于如何就结论和建议达成一致的问题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将以该《条约》为例加以说明。美利坚合众国指控俄罗斯拥有一种射程为 500 至 5,500 公里的导弹。这是美国代表团的主张。我们回应说，导弹飞行试验证实了我们的说法，它的最大射程为 480 公里。这是我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个问题的一个例子。美国和那些在本会议厅表示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来源证明这种导弹属于《条约》规定的范围所以必须销毁的同事，都没有提供精确到 10 公里以内的具体数据，例如表明俄罗斯导弹可以飞行 550 或 1,050 或 2,050 公里。没有这一点，关于任何威胁跨大西洋安全的言论都是空话。这只是一个例子。

我现在不想讨论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与美国双边关系的一部分和对话的主题的问题。我们不打算继续这种讨论。但是我有一个问题。福特先生，你的发言是否构成对裁谈会成员国的公开邀请，无一例外地邀请所有成员国加入你的倡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发言。还有其他国家想发言讨论这个问题吗？请古巴代表发言。

德尔加多·桑切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你，总统先生。首先，我们要对小组成员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以值得尊重和务实的方式发言表示赞赏。这是一种职业对话，应该成为前进道路的一部分。尽管正如不止一位同事正确指出的那样，言辞不能脱离事实，也不能脱离各国行动的总体背景，但我们不能在增加国防预算的同时谈论裁军努力。2017 年，1.74 万亿美元被投入军事开支，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数字。人类继续受到约 14,400 件核武器的威胁，其中 3,750 件已部署，近 2,000 件处于战备状态。核武库现代化以增加其杀伤力本身破坏了削减核武器的努力，特别是当大约 100 枚这种类型的弹头足以造成核冬天并灭绝人类的时候。

古巴支持全面执行和遵守《核不扩散条约》所载的义务，虽然它积极鼓励创新想法，但它认为，在履行这些条约义务方面缺乏进展不是因为缺乏创新想法，而是因为各国缺乏政治意愿。我们同意，国际社会不能对在《条约》所有支柱的基础上不打折扣地全面遵守《条约》的重要性保持被动或沉默，特别是在核武器国家遵守推进彻底核裁军义务方面。

我们同意，我们必须建立信任的气氛，特别是不要破坏现有的信任，尽管对话本身无疑是积极的，但重新解释明确确立的国际义务或忽视现有的论坛似乎没有帮助，特别是当有证据表明某些核武器国家正在加强核武器在其国防和安全理论中的作用时。这些理论表明，这些国家越来越愿意考虑使用核武器，甚至作为对非核战略威胁的所谓回应——我在此引述。

我们毫不怀疑，核裁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裁军问题，因此，我们在为其设计新的形式时必须非常谨慎，最重要的是适当注意时机。我们认为，在实施这些举措时，我们必须避免将辩论导向我们的国家优先事项和目标，避免忽视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因为这可能会将对话变成独白，将独白变成又一次单方面强加于人，

这无助于小组成员希望在其发言中反映的努力。我们真诚感谢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评论，并感兴趣地注意到小组成员和同事们今天在这里提出的所有观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西班牙大使。

埃赖斯·埃斯帕尼亚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我们也要感谢福特博士刚才向我们介绍了这项倡议，我们已经知道这项倡议，但在缺乏具体建议和倡议的情况下，在国际紧张局势和安全与战略稳定方面的困难的背景下，这似乎是一种新鲜空气，不幸的是，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背景。事实是，这一倡议受到欢迎，因为它寻求将安全层面纳入关于裁军期望的辩论。

我们一贯理解，现实的裁军办法不仅必须包括安全层面，而且还必须包括人道主义层面，我们当然高兴地看到，今天下午，一些以非凡的热情捍卫裁军的人道主义方面的代表团也准备参加这一包含安全层面的倡议。我认为，这种多样性、异质性和参与的丰富性使人们有理由乐观地认为，这一倡议将有利于真诚的建设性对话，因为我认为，多边主义作为裁军希望的唯一选项，需要包含这种真诚和包容性的参与。让我们看看，在不造成与裁军谈判会议任何负面重叠的情况下，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我认为，这一倡议可能有一种互补的价值，一种丰富的价值，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认识到这是另一个机会。我们将看看它是否令人满意，但我认为，鉴于我们当前奇缺的就是主动行动，预先否定它所提供的建设性肯定不是一种好的做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西班牙大使的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就这一主题发言吗？如果没有，我将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小组成员，请他们发表结束语。

福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总统先生。关于我们的俄罗斯同事提出的问题，我个人强烈认为，《中程核力量条约》由于俄罗斯的违约行为而瓦解是安全环境中非常不幸的情况之一，使人们难以想象未来——当然，你对我的这一看法不会感到惊讶。事情本不一定是这样的，可非常不幸的是它就是如此。《条约》当然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消除一整类运载系统的军备控制协定，看到它由于俄罗斯的违反而这样分崩离析，对整个裁军事业，特别是对军备控制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在回答他关于这一进程将向谁开放的问题时，我要重复我以前说过的关于入场费只是愿意真诚地就这类事情进行诚实对话的话。我们不想草率地排除任何人愿意本着这种精神处理这些问题，并与其他各方认真接触，探讨如何创造一种安全环境，使人们比以往更有可能想象在这些问题上朝着许多国家都赞同并在《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尽管不仅限于该条)和该《条约》序言中表达的最终愿景前进。

关于墨西哥提出的“为核裁军创造环境”与《核不扩散条约》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说，它们是分开的，但不是不相关的，虽然以其中任何一种方式推进类似“为核裁军创造环境”的进程和建立这种对话肯定是件好事，我也非常希望看到它向前推进，为《条约》审查进程提供积极的反馈。我认为这可以有很强的互补性，我当然希望我们将在 2020 年审议大会之前大大提前启动这一进程，以便所有人都能够清楚地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工作。因此，我鼓励各国铭记这一目标和其他许多目标。我要说的是，对于碰巧是《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国家来说——当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保持这两项倡议的目标和这两项努力相辅相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回到我认为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所

说的在《条约》下再度宣誓。这是我希望看到的 2020 年进程的成果之一，我认为，注重一条可行、现实和诚实的、“创造核裁军环境”倡议能够帮助提供的裁军道路，可能是能够让我们重新宣誓的因素之一。

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记住《条约》多年来带来的所有好处：它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的安全好处，这是所有缔约国都应得到的安全好处，它在为和平分享核技术提供坚实基础方面的好处，以及坦率地说，它作为能够在裁军领域取得进展的基础的好处，因为当然，如果不十分清楚不扩散制度的机构是否强大到足以阻止新来者进入核武器行列，就很难想象裁军的任何未来。因此，我认为《条约》是所有这些的基础，我要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记住《条约》以多种方式提供的所有好处，重申我们对《条约》的承诺，作为再度誓言的一部分，然后，当然，我们要再次致力于确保所有这些在下一个半个世纪至少能像过去半个世纪那样发挥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在 2020 年取得成功，我希望并认为“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可以提供额外投入，有助于这项工作，而且在我们共同努力，不一定只是通过《条约》进程，在未来几年努力寻找裁军领域的前进道路时，这个倡议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生存能力。

主席先生，再次感谢你在这个过程中对我的宽容。我发现它非常有用，我感谢我们今天有幸进行的所有互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福特博士。加布里埃尔赛大使，请你发言。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各位同事的互动对话。关于我们的墨西哥同事提出的问题，该倡议是一年前在安锡发起的。对于我们正在组织的座谈会，我们主要是作为更广泛对话的促进者，所以学者将被邀请进来。我们没有后续计划，但座谈会本身可能会讨论它，所以让我们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内容──建立一个或多个工作组并进一步推进对话的提议。然而，由于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我们不知道这一进程和讨论将如何发展，但我们希望通过座谈会和作为主持人，我们能够帮助推进这一进程。主席先生和同事们，再次非常感谢你们的这次对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大使。利德勒大使，请发言。

利德勒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让我重复已经向你和福特博士以及参加这次讨论的每一个人表示的感谢。我认为这是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见交流，预示着这一倡议的成功，对此我表示衷心欢迎。

请允许我或许思考一下我们的古巴同事所说的话，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侧重于核裁军环境的对话。当然，我们认识到所有国家对世界局势的关切，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理解局势为何如此。为什么有些国家觉得他们必须重新审视他们的核武库和核理论？推动这一投资的威胁认知是什么？

作为一个核武器国家，我要说，我们所有人的国防预算都有其他用途。我们必须在这些武器上投资，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对我们的安全很重要，我认为必须理解为什么这是重要的。当然，理解他人的担忧也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对话如此重要。

但是我想谈谈政治意愿的问题。我希望这次讨论也将使我们不再仅仅指责缺乏政治意愿阻碍我们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两周前，我们在本机构中甚至没有建立附属机构的政治意愿，因此，我认为缺乏政治意愿是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唯一障碍的想法是相当牵强的。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安全局势是这样的，为什么各国作出他们所做的安全选择，以及我们可以共同做些什么来改变环境，以便各国能够作出不同的安全选择。

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讨论，我们愿意充分参与。谢谢你。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利德尔大使。我要感谢我们今天的所有小组成员——福特博士、加布里埃尔赛大使、利德尔大使，当然还有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参加这次讨论。现在请允许我暂停会议一会儿，以便陪同福特博士离开会议厅，并让我们尊敬的同事有时间回到他们的座位上。

会议短时间暂停。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白俄罗斯代表发言。

尼古拉奇克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确实要求发言，代表一些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宣读以下支持裁军谈判会议的声明。我将用英语宣读：

(以英语发言)

我们重申对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处理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的承诺。作为联合国裁军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裁谈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在重申我们对裁谈会的承诺的同时，我们仍然对僵局感到关切。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损害本机构的信誉和相关性。各前任主席为了就工作计划达成共识的努力必须继续下去。此外，为这一进程做出贡献的努力值得赞赏。

目前，裁谈会的主要共同目标是根据裁谈会议程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在这样做时，会议主席以及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必须尊重议事规则所体现的基础，包括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任何将裁谈会主席制度政治化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裁谈会成员国应尽一切努力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已经存在的紧张局势和进一步加深裁谈会僵局的行动。

因此，我们应该反对新分歧路线的出现和裁谈会的进一步恶化。我们敦促裁谈会所有成员国加倍努力，克服僵局，不再拖延地恢复裁谈会的实质性工作。

(以俄语发言)

这是代表白俄罗斯、中国、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伊朗、缅甸、俄罗斯、叙利亚、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代表团发表的声明。我们邀请所有感兴趣的代表团加入这项声明。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白俄罗斯代表的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请墨西哥大使发言。

弗洛雷斯·列拉女士(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你，总统先生。只有一个问题。上一次你告诉我们，正在为通过一项工作计划进行磋商。我希望你向我们介绍取得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我们将开展的活动，以便准备今后的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墨西哥大使的发言和提问。我只想说，在过去几天里，我国代表团与这里的一些代表团进行了磋商。最近，就在昨天，我与中国大使和巴基斯坦代表进行了交谈和会晤。迄今为止，就我磋商的结果而言，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进展，表明我们可能能够推进工作计划。在这方面，我没有放弃希望，并将继续协商，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没有任何好消息要告诉你。然而，我们将再次继续就推进工作计划的可能方式进行磋商。

让我就下个星期说几件事。我们期待在下星期的全体会议上讨论核威慑的作用问题，届时，我将邀请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发言。这就是现在的计划。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国担任主席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将集中讨论透明度问题。一旦我们确定了该届会议的小组成员，我们就会提供这一信息。

我们将面临筹备委员会的一届会议，因此本届会议的下一期将于 5 月 13 日开始。抱歉。让我看看稿件。我一脱稿就有麻烦了。这当然是本会议 2019 年届会第一期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期将于 5 月 13 日开始，第二期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5 月 14 日举行。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在那次会议上，我打算举行一次专门讨论核威慑问题的会议。我注意到荷兰代表要求发言。

沃格拉尔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让我发言。我想简单地提醒各位同事，正如我国大使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的座谈会将于 4 月 15 日举行。所有代表团应在昨天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邀请，但邀请的纸质副本，包括截至目前的日程，已放在理事厅角落的桌子上。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荷兰代表的发言。再说一次，2019 年届会第二期会议将于 5 月 13 日开始，第二期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5 月 14 日星期二举行。正如我说过的，该次全体会议将讨论核威慑的作用问题，我已经邀请美国代表团的一些代表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还要感谢秘书处、会议干事、口译员和所有为我们提供支持的工作人员。

我感谢各位，下次全体会议再见。本次会议休会。

下午 5 时 45 分散会。